遺愁集

遣愁集卷之十

一集忍辱

淮陰袴下晉侯圯橋心不爲動志不爲撓能伸能屈不忮不驕忍人難忍乃是英豪集忍辱

漢張釋之爲廷尉日有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名重一時謂釋之日爲我結襪釋之卽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生曰廷尉方今重臣予故使結襪以成其名諸生聞之盡賢王生而敬廷尉焉

劉智遠名暠微時爲晉陽沙駝村李氏贅壻嘗令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及爲北京留守至郡首召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大服

金將張柔父母被元所獲柔嘆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禍釁至此顧忠孝不能兩全姑爲二親屈遂降元大與於禍

許國代賈涉爲淮東制置使既至鎮痛抑李全軍犒賞十損八九及全來謁坐受其拜全怒甚復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自見動必請毎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服此奴矣全遂寄約劉慶福與作亂國被流矢自縊

張耳陳餘皆魏名士秦懸金購兩人乃變姓名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求員術傳隱迹吏嘗以過笞陳餘怒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乃引餘至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若今見小辱而怒吏欲起乎

餘大服

英雄遇難須忍人之所不能忍方能韜光斂迹小屈大伸若一觔斗起使人看破機關便無退步

吳王夫差敗越於會稽報檇李也勾踐乃使大夫文種請吳行成君請爲臣妻請爲妾遂與夫人及大夫范少伯蠡赴吳聽命養馬於石室後吳王病疾勾踐往候因太宰伯嚭以見親爲嘗糞夫差以爲愛己乃放還歸則臥薪嘗膽坐聚教訓卒以滅吳

晉王李克用追黃巢還軍過梁朱溫賜爲饗宴陰伏兵夜攻之克用逃歸卽議舉兵太妃劉氏諫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忍此小辱斂兵還

贊人何忍卿此者乃天縱以相夫子

鎭誅之於朝然後聲罪致討可也克用密從之天下自此皆不直遲

韓信微時有屠中少年侮之曰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韓信忍之俛出胯下人皆笑爲怯及後佐漢封淮陰侯乃召辱已少年爲中尉謂群下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沛公入函谷關羽至關閉羽怒欲攻之沛公從張良諫乃奉巵酒爲項伯上壽約爲婚姻備言不敢背德所以閉關者備他盜也伯曰如此不可不蚤來謝旦日因謝羽鴻門

張良少時遇一老人墮履圯橋下命良拾之良取履跪進老人

安坐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也乃授以兵法後良以此佐漢

留侯

留侯雖具仙風道骨未免少年使氣不學無術沙中一擊雖極快心原覺孟浪其大索而不得亦僥倖焉躡如此做去終非萬全所以黃石老人顧命取履又復坐受正所以銷其驕傲之氣以歸於庫厚和平而良遂能受其磨折豈非具眼

蘇秦初出遊困而歸黑貂之裘敝黃金百鎰盡妻不下機嫂不爲炊父母不共語因引刺錐股夜讀期年而揣摩成說燕趙爲六國相佩金印而還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清宮除道張樂設飲俯伏以待命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

金也泰嘆曰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

富與貴世所必須有一於此人皆側目何况兼而有之乎前倨後恭骨肉不免自古及今無往不然可爲三嘆

嚴蕊字幼芳天台營妓名藝冠絕一時太守唐仲友與之交好命賦紅白桃花詞寄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或與仲友有隙欲摭其罪乃指與蕊爲濫繫之獄月餘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吏勸其承認則罪不過杖何用自苦答曰賤妓縱與太守濫罪不至死若妄言以汙士大夫則死不可誣也我寧忍辱以俟之未幾有隙者改除以岳商卿代蕊自陳乃口占卜算

子曰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悮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
去是何須去住也如何住若是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岳大
喜即時出牒判令落籍後爲宗室所納

郄超得寵於桓溫一日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之日旰未得前
王怒便欲去謝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耶王大首肯

王敦跋扈王承時無忌承子兄弟倚伴夜遣王廙載承於車而
殺之當時不盡知也雖敦王家人亦未之悉及無忌稍長嘗與
廙相雖一日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爲設饌母流涕曰昔王敦肆
虐賊殺汝父實假手於王廙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以王氏强
汝兄弟幼不欲使聲著益恐以避禍耳尙何庸設酌以待乎無

忌驚號急抽刀而出虞已遠去

謝奕性麤强以事與王藍田不相得自往數之肆言極詈王正色面壁拱立了不爲動絶不接一言半日謝始忿忿而去去良久始轉頭問僕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謂其性急而能有容更不可及

處剛暴人第一妙法若與之辨必致尙氣無如靜以聽之待他咆哮過了自覺乏趣只得忿忿而去

范雎初在魏從須賈至齊齊王聞雎辨士賜以牛酒及金賈疑以私事告齊歸告魏相笞擊之折脇斷齒雎乃詐死棄之厠中雎乃潛歸私謂家人曰還視我舌在否亡走入秦更姓名

雎秦以爲相後魏使須賈至秦雎乃更敝衣間步至
賈驚曰范叔何一寒至此然取一綈袍贈之因曰秦相張君公
聞之乎雎曰吾主人翁也願爲君借高車駟馬以入雎頃之迎
賈至門待之良久問門吏曰范叔不出何也吏曰乃相國張公
何謂范叔賈大驚遂膝行而入謝罪請死雎坐而讓之曰汝辱我
有三今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情爾
諸葛亮伐魏圍祁山司馬懿斂軍依險固守不出亮若運糧不
繼乃作木牛流馬資米糧谷數使人挑戰懿並不應亮不得已
令人遺以巾幗婦人之服且謂曰能戰則戰如不能戰當拜受
之懿笑曰彌以我爲婦人耶即再拜而受與使者語絶不及戎

伍事但問亮飲食多少及事煩簡使曰丞相爵五十以上皆親
決焉然飲食不過數升懿曰食少事煩其能久乎賀謂曰公畏
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乃佯怒上表請戰使歸告亮曰彼本無
戰心特假此以示威武於衆耳

遣愁集卷十一

成都余　裔生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王偁庚長明　龐　協虞文

魏儒照超宗　歸天錦胥臣

友人

沈永溢桐齋　吳　挺邇仙　訂正

過於飛振黃　顧世和德公

一集警悟

貪嗔性成利名日錮如醒若狂莫知返顧登高一招順風一

呼喚醍沈醉癡迷頓悟又一切有爲總屬幻假堪笑愚人枉爲牛馬曉鐘作聞棒喝齊下夢魂忽驚如時雨化集警悟

唐楊國忠恃寵恣横人爭附之或勸張彖曰見之富貴可立致彖曰君輩倚楊右相爲泰山我以爲氷山耳若皎日一出得毋失所恃乎後果敗

宋范仲淹知饒州有貧生謁之時薦福碑文價千金范欲打贈一夕忽爲雷轟時人云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又唐王勃少年有文名因修滕王閣成請勃作記爲路頗遠限日甚促舟至長江度不能到夜間驟發大風不日便達諺曰時來風送滕王閣運退雷轟薦福碑

宋高宗時金主欲棄燕西歸左企弓獻詩云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金主悟遂不動

昔有人題驛亭詩云帆力劈開千頃浪馬蹄踏破五陵青浮名浮利過於酒醉得人間死不醒

蘇代爲燕說趙云昨王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蚌曰今月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兩爭不捨相持不下漁者見而并擒之諺云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此之謂也

東坡一日遊西湖妓琴操相隨問云何爲湖中景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又問何謂景中人曰裙拖六幅湘江

水磬挽巫山一段雲又問何謂人中景曰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又問究竟如何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因不覺撫掌大笑操於言下頓悟即日相辭祝髮為尼

齊王好竽有求仕者抱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客謂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其如王之不好何

漢宣帝時霍氏驕横徐福上書請抑制之不報後霍敗告者皆封獨福不與或為上言曰客有見主人之竈直突旁有積薪請更曲其突而徙其薪不然將致火患不聽俄而失火鄉里共救得息有致焦頭爛額者乃殺牛置酒以酬救火之人而不及言言者或謂主人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帝悟

乃厚貲福

東坡有述懷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似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取天真幾時歸去作箇閑人背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醒語云、有一言傷天地之和切宜檢點有一事損終身之福務應防閑隨你官情濃歸時帶不來憑你生趣重死時將不去反不若隨緣以安分恬澹以居心倒是一生受用不盡處

夏正夫云、君子有三可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古云、白日莫閑過青春不再來又云、少壯不

遊戲

努力老大徒傷悲洵爲名言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令一妓戲之并求詩爲贈乃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休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坡公見之深爲佩服自是卽家人在坐亦不嫌避

廬江有監司家居懸金延方士鍊丹夫人戲曰丹成何以謝士答曰渠旣能點化不辭相謝夫人曰旣不希酬何故以法傳君曰謂我有仙風道骨耳夫人嘆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妄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話間適壻來謁夫人曰丹成傳之壻乎監司不答頗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尚不肯傳君女

非方士之婿何反肯傳郎監司終不悟一日果爲盜去夫人笑日夜來閙方士赴蟠桃之會未知騎黄雀郎乘赤鯉耶監司默然長吁愧悔而已

法照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氣藹然足啓友于之愛雖人有五倫君臣遇合朋友訂交久暫固不可必卽父子夫婦早者以二十年爲率豈若兄弟二三年相繼自竹馬歲遊以至台背隺髮相與周旋最久若恩意欵洽猜間不生其樂眞莫有涯際

唐雲叟寄霍山秦尊師云老隺玄猿共採芝有時長嘯獨遊移
今古何人達此理者有幾
翠蛾紅粉嬋娟劒殺盡世人人不知

多少箴云少飲酒多嘐粥多茹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少洗浴少羣居多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爭名多忍辱多行善少干祿

陳眉公云得意之事勿再為得意之地勿再往得意之人莫輕交得意之語莫輕發執此道也以往可以息業養神可以全身遠害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此咏錢詩也夫錢為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親知以之構怨公卿士夫以之敗名義夫烈婦以之失節勢商遠賈以之損命市井交易以之鬭毆作去作來忽散忽聚貧富倏更

籠絡一世大抵福人少而禍人多所以錢字之形金旁有兩戈
𨿽寓金能殺人之意而人莫之悟也

吻驅呵殿猶如傀儡之登場揭地掀天無異弄影於燈下以是
知三九大老紫綬貂冠得意哉即是黃粱公案二八佳人翠蛾
蟬鬢消魂也無非白骨生涯審此足令名心頓淡淫念轉灰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曰君自見爲
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有人問殷浩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浩曰官
如此評白又何害殷嘖嘖
本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汚聞
者大悟

屑頭舞久見人止半面殷仲堪將與晉陽之甲往與別涕泗零
落嗚以善治所慮頗曰我疾自當差正憂汝患耳
殷仲堪素有名望請為阿衡朝政及黜為東陽太守意甚不平
赴郡至晉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定當復出一孫伯符乃
與桓胤合謀造反前數日曉起照鏡忽不見頭大驚悔悟俄而
難及
晉潘岳父為瑯琊太守孫秀為吏岳數撻之後秀為中書令岳
内省過之喚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岳知不免會秀構石崇中傷被收并株連逮岳崇赴東市岳
亦後至崇曰安仁天下殺英雄賢復何為爾岳曰俊士填溝壑

餘波本及人今日可謂白首同歸矣先是岳有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田眞兄弟田慶田廣議欲分家堂前舊有紫荆樹一株甚茂酌斫爲三各取其一比曉忽巳枯死眞歎曰草木無知聞欲分裂尚爾如此人何可不如也因爲流涕由是兄弟並停不復言分荆花不日復茂

唐李泌少時身最輕捷有異人見之曰此兒十五必飛騰稍長自能導引不食每骨節珊珊然有神仙丰概朝廷辟之封爲鄴侯嘗作詩云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我有意無不然絶粒升天衢不能鳴珂遊帝都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遂乞

休修養

黃帝問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往問何道可以長久答曰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固其宅舍守其命門乃可長生

六祖惠能初寓法性寺風揚旛動有二僧爭論一云風動一云旛動六祖箴之云風旛俱不動汝心自動耳二人言下頓悟

宋劉伯龍性廉潔歷位九卿郡守貧窶愈甚將營什一之方忽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至復爲鬼所笑遂止

令人不覺鬼笑者太多

五祖弘忍有徒五百衆一日謂曰誰作無彖偈即傳與衣鉢首座云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染塵埃六祖

盧惠能笑曰佛本是空此係有象乃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驚曰此子余悟即以法衣付焉池州使君問曰會中五百僧爲甚獨畀與盧行者五祖云雖有五百人四百九十九箇會佛法惟盧行者不會佛法故以傳之

秦相商君變法甚嚴宗戚惡之孝公卒公子虔等告以反發吏追捕商君亡至關欲投舍客曰商鞅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姦實不敢留鞅歎曰嗟乎爲法自斃一至於此遂歸夷其三族

章惇惡蘇轍謫爲雷州司戶不許其占官舍遂賃屋以居後復以強奪民產訴之遣使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得免後二年子厚

亦謫雷州闢舍於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所陷幾至累[illegible][illegible]家今不可也惇大悔曰昔以禁人今卻自禁天理報應何速如之

麻姑謂王方平曰予見滄海已三變為桑田矣向到蓬萊水淺於往者略半也東海行復揚塵乎老子曰桑田變滄海我為之添一籌滄海變桑田我又為之添一籌今觀海屋籌忽已三千矣

明太祖嘗與侍臣論善惡之報多有爽者上曰為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未必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彼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非天道之不明特時有未至耳

漢蕭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墻垣人問何意曰後人賢師我儉不賢毋致爲勢家所奪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其房者價止七百金將售矣翁徒閱之反以千金成券子弟尤之曰此房業已有議何故驟增三百鏹矣曰非爾所知也我儕小民彼違衆而售我不稍益何以塞衆口且欲未厭者爭端不息吾以千金獲七百之產我望既盈彼心亦足而他人並無所利於此屋歌斯哭斯永爲錢氏業矣已而他居悉以價虧或贖或貼每每成訟惟錢氏貼然

所以欲得美屋切不可惜重價

王良歷郡守司徒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後以病歸徵至榮陽過

其友友拒不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聞之甚慚自此連辟不應

後漢馬廖疏云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城中好高髻四方且益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宋御史臺有老隸素以剛直名御史有過則直其梃臺中以其梃之曲直爲賢否之驗一日范諷欲召客親諭庖人造羹指揮數四既去又呼之叮嚀告誡不已顧隸梃忽直諷怪問之答曰大凡役人者授之以法而責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安得人人而詔之諷大愧服

六安縣有嫠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子謂妾無分法買之官杜杲批其牘曰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能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仍歸二子部使李衎覽之擊節曰眞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

元順帝荒於遊宴以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天魔舞又自製龍舟及宮漏按時而動名自鳴鐘精巧出人意皆前所未有一日欲觀古圖巙巙乃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又嘗閱宋徽宗畫甚稱善巙巙曰徽宗固多能惟一事不能上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為君以致身死沙漠若能為君則他技非所尚也

富時不儉貧時悔見時不學用時悔醉後失言醒時悔健不保

養病時悔有時不省無時悔好時不慎壞時悔閒時不做忙時悔假時不算急時悔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六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

明沈石田周老景詩云今日殘花昨日開為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向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

明鄭子元由翰林外補十年不得賜環當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每作輒昏憒如夢或發譫語病已無異平時或日負空寺有老

醫不用符藥鍼灸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僧曰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機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爲過去妄想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爲見前妄想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成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爲未來妄想三者忽生忽滅作去作來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從何處着脚又曰貴恙又原於水火不交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爲外感之欲夜深枕席貪歡或成宵寐之變爲

内生之欲二者之妨綢繆染着皆消耗元精若能離節則腎水

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義忘其寢食謂之理障經綸

職業不告劬勤謂之事障二者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驅遣

則心火不致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反

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一切有爲應作是

觀予元深服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斷絕百慮靜坐月餘

心疾遂愈

近理切病對症下藥乃一服活命丹也勝過參朮芪黄之功

百倍但此是人人胎裏病坐此疾者儘多知此方者亦不少

只不能如法修鍊洗心滌慮不時調服以致至死不變耳予

醫天下病人其遵其法

霜天曉角詞云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喜辱休惱開先謝蚤此理人知少萬事算來由命聽自然貧富好榮枯得失天已安排早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詭譎終何益凡事付之一笑前程賭勝如潑

魯哀公問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佚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知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此智者所不爲也

唐長孫后薨太宗念之不已作層觀望之嘗引魏徵同登使視焉徵曰臣昏眊不能見上爲之指示徵曰臣以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固已見之矣上感泣爲之毀觀

明正德好佛自號大慶法王或時降旨亦以此名傳理伴爲不知奏云大慶法王何人敢並至尊大不敬法當誅上知其忠笑而不罪

明景泰嗣位意欲易儲恐人諫阻乃先啖內閣諸學士以異感惑陞賞冒濫於是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謡一日忽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月是十一月初一日上爲之默然景帝所云乃己子見濟余英所對則天順子皇太子見深與魏徵獻

後之對仝
意人賢之

晉武帝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毅曰桓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觀之殆不如也帝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是臣固爲勝之

評 得此言似固勝之

唐房玄齡問太宗曰近日北門是何營繕上讓之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拜謝魏徵曰玄齡爲陛下股肱耳目中外事豈不應知使所營是當助成之非當請罷之不知何事而責又何事而謝也上大愧服

評 既聞何須謝房不及魏多矣

范石湖重九日經營壽藏之地因爲詩曰家山隨處可松楸荷鍤攜壺似醉劉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

有僧過天龍禪師師竪一指示之僧大悟後圓寂謂弟子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終身受用不盡東坡爲之偈云詩至不必三車語足用惟須一指禪

漢成帝嘗與張放宴飲禁中皆引滿浮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王醉踞妲己作長夜之飲侍中班伯久病新起上指謂曰紂之無道至於是乎伯曰書詩淫亂之戒其源實起於酒上喟然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劉平民王莽作亂自稱知世郎言世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歸之一日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納言蘇威引身隱入柱後帝呼問故荅曰但恐漸近

唐則天朝王方慶居相位以其子爲眉州司戶天后問曰君在相職子何去之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則臣之子安敢與之相近后聞之惻然情動

司馬溫公光一日見邵康節曰明日僧顒修開堂說法富鄭公呂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佞佛已不可勸富公果行於理未便光乃後進不敢輕言先生曷止之康節唯唯明日往見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謂衰老果能起否邵曰固也或人言上命起公公不起僧一開堂公即出無乃不可乎公曰某實未之思也

唐司空曙病中散遣婢妾作感懷詩曰萬事傷心在目前一身

憔悴對花眠黃金費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汾陽王之子郭曖嘗縱其衛士白日殺人於市子儀之老僕見而擒斬之曖愬訴於汾陽曰奴才敢無禮如此子儀曰彼非奴才也汝真奴才耳曖不服子儀曰居吾語汝汝縱卒殺人是無紀也賊害良民是無義也不識賢愚是無智也恃貴驕人是無禮也無禮無智無義無紀非奴才而何曖慚作而退

漢高帝有疾臥禁中詔守者毋得入羣臣樊噲排闥直入見上枕一宦者股泣曰陛下與臣等初入關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奄奄而臥抑何憊也且閉戶深居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歷然而起

梁有異僧竺生者於虎丘說法聚石爲徒天花亂落如雨頑石俱爲點頭一夜聞鬼嘯不絕生公云爾何不爲人去長嘯何爲明晨見石上大書一絕云做鬼今經五百秋也無歡樂也無愁生公教我爲人去只恐爲人不到頭

生寄死歸纔活百年到底一場大夢無論貧賤終身了無意趣即沒齒富貴於我亦有何與咏此詩者煞有理會并生公亦看不入眼所以敢於狂嘯畢竟鬼耶仙耶抑亦得力於生公之說法者耶予以爲此鬼比生公見地更高

王來漁家傲詞云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洛水東流山四遶路傍幾

個新蓻表見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烟寒雨埋芳艸（百年同作一坑塵）

廣陵妓黃鶯有姿色豪客塡門一日有士子托宿鶯以其襤褸拒之士乃題三絕於屏而去一曰嬪婣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隔千春他年鶴髮雞皮媼今日紅顏花貌人二曰花開花落兩相歡花與人還事一般開在枝頭防客折落來地上倩誰看鶯鶯惜即日束髮爲女道士

陳眉公云人生在世生老病死關誰能透過但常人猶可獨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爲可憐紅顏女子變爲白髮婆婆虎頭健兒化爲雞皮老翁亦復何樂范少伯載西子泛五湖與姚平仲之入青城山他年亦未必不死但不使人見末後一段醜態耳

李夫人臨死不肯見漢王良解此意

陳彥修姬有異夢夢一少年携上酒樓酬飲少年按板歌以侑酒并贈一絕覺猶記憶云人生開口笑難逢富貴榮華總是空惟是隋隄千樹柳滔滔依舊水流東

慈覺禪師云飲食於人日月長精粗隨分塞飢倉穩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思此則口食可省務賓野夫云皮包骨肉并屎糞强作妖嬈誑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味此則淫慾可淡

宋大觀中有萬縈者爲鎮江守人問其所行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以至於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

又問何爲利人事因指坐間硝子云此物置之不正則礙人足若淵予之盂水此未嘗有所費然皆利人事也惟在隨事以利之上自公卿下至平民以及乞丐皆可行要在乎常久勿間斷而已

上元人姚三老者貲甲閭右嘗買別墅其中有池有亭假山皆太湖怪石奇巘玲瓏又有乘闊曲房欒欄花徑逶迤剧折桃蘿如畫四圍又有老樹壽藤蔥蒨相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貨心一日有狂客王大癡者來遊姚留之酌酒半酣大癡曰樂哉茲墅價値幾何三老曰約千金大癡曰二十年前老父曾觴咏於此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已久旬

時原索貴價矣其子孫須用甚急至無可奈何時只得賤售大
癡付翁嘗刻石平泉垂戒子孫後日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
老始聞之勃然怒少焉憮然不樂既而躍躍而起引觴[illegible]自謝
之日是真達者之言老傭空爲作牛馬矣

莫造閣莫造屋何用經營興土木造屋人在堂拆屋人在腹
不知造時勞但見拆時辱休占田休占地占多田地增家計
東西南北恣兼併誰知戶役隨田至生前將爲子孫謀身後
反爲子孫累覺隱有詩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產後人
收後人收得休歡喜又有收人在後頭觀此真堪醒悟

楊尚書玢致仕歸長安舊居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縣訴其事

以狀白玢玢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悟俱不復有言

楊宗喬尹新鄉峭直不下人監臨惡其不遜同列從而交構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喬告以故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喬惕然謝教告改教職其禍遂解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几案間大書忍字於幃幌之屬則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名非時名對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已知用心奏云臣聞堅則易斷剛則必折萬事忍為最上和為最樂上甚善之

杜河南藏書萬卷每卷題云清俸買書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鬻之借之爲不孝此可謂遺子孫以正者矣第不知其後能遵之否李德裕戒子毋以平泉花木與人身沒未幾竟爲烏有魏徵之宅大唐撤殿材成之少間即至易姓蕭瑀之宅改爲廟福寺馬燧之宅改爲奉誠園郭汾陽之宅改爲法雄寺遷易廢興倏如傳舍可慨也夫

堪笑世人每因尺寸之地爲子孫計以致雀角鼠牙豈非大夢

昔盧尚書家有王內史借船帖甚寶之張賓護作札假觀答云曾未借出只可就觀張笑而鄙之亦不往看巳而盧之乃郎極

其不肖竊出持售，張所張賞嘆良久，婉辭謝却。昔人云：積書於子孫，未必能讀；積金於子孫，未必能守。得賢者亡，或遇拙者失，便速。古今大都如是，為之三慨。

尚書見識陋齒，宜乎得此佳公子。我喜殺公不往看已妙，不買之更高。若今人遇此等物，借而不肯送上門來，怎不覩為奇貨。

陸平翁云：人生如蝶夢，世路總亡羊。尋晨起偶閱三國志，得此二句，因思曹劉孫及關張五人，方其鼎立，真可謂概世英雄。今人代屢更，江山如舊，寥寥千載，人耶鬼耶？以道眼觀之，直是蝸牛角上爭雄，蝴蝶夢中鬬智，可發一大噱，可發一大嘆。（此亦發和尚所以笑儞不住）

吾儕處世功名富貴剎不可少及於鐘鳴漏盡時一回想之眞如夢幻泡影露滋電光轉瞬而滅大堪猛省坡公不云乎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此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每讀此賦未嘗不爲之廢書三嘆也

孫眞人銘云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虛心易役氣弱病相侵勿使悲歡極常令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夜寢鳴雲鼓（謂叩齒）晨興漱玉津（謂嚥唾）妖神難犯已精氣自全身若要無百病常當節五辛安神宜悅樂惜氣保和純壽夭休論命修行本在人時時遵此理平地可朝眞

此眞養生第一要訣吾輩多病人宜書之座右

陸文達有歌云、聰聰聰勞我一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受飢寒莫到窮時方怨命虛空自有神仙聽定定定衣食生身天付定酒食貪多折壽源經營太甚違天命不如且自安常分（此見人定勝天）（此見天定勝人）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椽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嘆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即日命駕歸後齊敗人以為智

晉石崇潘岳與賈謐友善及謐廢懼見危乃與淮南王謀誅趙王倫事泄收崇并及岳岳初岳母誡以止足之道及被收與母別泣曰、負阿母矣崇赴東市嘆曰吾罪不至此不過奴輩利我財耳今日見殺爲貨害之行刑者笑曰既知財之為害何不預散

祟不能答

齊國有老翁無子而家甚富性最鄙吝飲食不過蔬腐鄰一家師極寒素每遇節輒以館穀市佳殺美醞與妻歡飲翁聞而羨之謂婦曰彼尚不肯自苦爾我爲憊哥不効彼一次婦曰善乃買酒肉恣啖夜夢神責之曰爾何擅盜府庫錢糧翁曰生平謹守何敢非爲神曰日間所費非庫中物耶翁曰鄰人甚貧每輒自樂我却自撙何乃云然神曰彼自天生福分你不過代人看守何得妄動分毫上帝有旨着汝夫婦三旬不能飲食以補其數翁驚醒語其婦婦猶未信明日果並患吐瀉經月始愈後没家貲盡爲宗族分散

寇準貶縣時丁謂與馮拯同在中書謂欲擬崖州拯曰雷州可也謂後亦貶拯亦隨與雷州時人爲之語曰請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曰堪笑人生事有如花開謝妻死我必埋我死妻必嫁我若先死時一場大笑話田被他人耕馬被他人跨妻被他人戀子被他人打以此慟傷心相看淚不下世人笑我不悲傷我笑世人空斷腸世事若還哭得轉我亦千愁淚萬行惠子曰不亦甚乎莊子曰彼且偃然寢於巨室我則噭噭然從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不達於理故止也惠子聞言大笑而去

山簡聞王戎之言乃大笑而別以其亦情重人也惠子莊生之語竟大笑而去以其爲忘情輩也志趣各殊見地各別故也

巴東下巖院主僧偶得一青磁碗攜歸折花供佛前經宿花滿其中與之更置米明日米亦滿復置錢及金銀皆然自此院中富盛及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橡田檄中取碗投之中流弟子驚愕追惜師曰我死汝輩能謹飭自守乎若藏之不啻適足以取禍吾今棄之蓋不欲汝曹增罪戾也

有此識而免禍可知其器識也

明太祖時蘇民沈萬三家有一聚寶盆置少亦多上用之取試驗仍以還之後築南京城移鎮此盆之聚後命取鎮觀

惡知奇貨出世

齋門下因名曰聚實門并徒沈於雲南觀此則知主僧之有見

舉世稱爲高尚道人王子常侍郎問以修行之術答曰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唯此方寸田又云以手捫胸欲心清淨以肱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慾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百姓以學問殺天下後世無是四者修行之道得矣後靖康之變莫知所終

武王入殷殷有長者往見之問殷之所以亡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及期弗至王怪之周公曰吾知之矣此眞長者也義不非其主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郎殷之所以亡也

已以此告王矣王頓悟

天之將明必倏然而暗火之垂滅必倏然而明花果樹木將死先一年必花繁而實盛其氣始脫人病垂沒亦必稍稍健旺故曰老健春寒秋後熱夜半殘燈天曉月皆至不長久最不足恃之事人能覺悟斯理則倏暗之時非所憂倏明之頃不足喜衰之至者盛之機也盛之極者衰之兆也凡事退一步却勝過進幾步雖云人事實天道也

晉書翟莊少以釣弋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公何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去漁自物來未能頓曉姑節其甚者

貪餌吞鈎豈白我主貴魚死於食士死於祿皆貪也觀此則知貪之一字乃喪身亡家之本

宋呂祖謙以關洛爲宗少辯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顧希武曰積財可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因患而破財孰若不積財而無患人以爲名言

臨川聶大年東軒著座右銘云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莫與爭智撝謙則莫與爭强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臧妄動有悔

勿刻躁而勿動太剛則折易若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爲善斯遊君子之域爲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儕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若傷豈常存於座右然夙夜之不忘

佛言一切世間皆從因生而因始生緣種好因則成好緣種惡因則成惡緣吾未聞瓜因而荳生荳因而反生瓜故曰種瓜得瓜種荳得荳又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因緣者即因果之說也是以如來教諸健兒愼勿作因良有以也吁可不警哉

妓女燕採瑜才色雙絕偶因積雪閉坐因塑一雪美人爲戲二

士過之援筆題曰誰把輕盈妙手裝成絕趣粉頭闌干穩坐不知羞終日開張笑口偶遇多情交好遍身香汗通流可憐化去沒人收噎着汪兒水淹掾瑜閑之心爲滌然遂萌從良之願

妙在何曾是畫人形從何可識從筆意下精

宋張詠在益州聞寇準入相謂僚佐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耳及出知陝適詠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不諭其意及歸取光傳誦之至不學無術乃悟而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黄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凉生秋香滿院晦堂問曰汝聞桂花香乎山谷曰聞晦堂以杖擊一下曰吾無隱乎爾山谷大服

而返

文殊謂維摩詰曰何等是不二法門摩詰視而不應文殊曰乃至無有言語文字是眞入不二法門

昔一尼悟道作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嶺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孔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正是此意

石鞏和尚嘗張弧挾矢以待學者義忠禪師詣之鞏云看箭師即披襟受之鞏擲弓笑曰三十年挽弓挾矢只射得那半箇漢子

王濬雲曰老也希得沒也戀名垂盡也還顧妻孥田宅此委順

之反也畢竟了此一着便爾瀟灑全贏吾將爲達人鼓掌吾更爲才士解頤

委卽撒下屠刀之謂順卽素位而行之謂人惟不肯委又不能順所以種種牽纏老死不置究底一想眞堪發笑

漢武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已極至末年乃忽頓悟曰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惟節飲食服藥餌差可少減病魔故宋人劉潛夫有方士傳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肯哭老聃來

唐子畏題列仙傳云但聞白日昇天去不見青天走下來有朝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阿囘囘又行句云佛祖無奇但作陰功

不作孽神仙有法只生歡喜不生愁無藥可延卿相壽求醫也是徒然有錢難買子孫賢積玉總爲無用皆警悟語可以警醒一切

謝天瑞曰有客問于處順境易處逆境難信乎余曰兩者俱難惟智者處之均無難也順境者人心縱逆之時也縱之不已天奪其魄故曰小人福薄福過災生逆境者動輒悔吝之時也悔之痛切天必佑之諺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是故處順而知懼處逆而知憂則禍患不能及焉

上士達則不憂下士愚亦無憂憂之所鍾其在中人乎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懼二字原是小心謹愼之本但不

可無事預憂及臨事過慮事去空憂以蹈傷生之病耳

成澤禪師住廣嚴院逍遙自足一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三間茅屋僧言下解悟稽首而退

漢文帝弟淮南王長犯不軌謫徙蜀不食死民爲之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兩人不相容帝聞之大悔恨

唐太宗閒居有美人侍側指謂王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妻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曰陛下以廬江之爲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珪曰昔齊桓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在側竊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命屏出之

張寧晚年無嗣因多置姬妾一日禱於家廟曰寧有何罪至累先人傷一妾曰攜俟我輩即陰騭夫公肯即日賜嫁數人後遂得子

陸平泉曰造物如房主我身是賃戶若年分一滿便不許住了此謂大限或曰不盡然如借房人安分守法不得罪主人彼此相和便容再住幾年亦有此理

昔一富翁家資殷厚吝恤錙銖忽有僧爲之募緣與以銀米錢帛輒不受必欲化元寶二錠人以爲狂置不之睬其僧端坐門左三年不去翁見其誠姑以兩錠畀之後遣使密覘其行止僧大喜持往至一野寺席地跏趺將元寶撫摹玩弄若至愛惜者

然少間脫衣包裹作枕而臥使伺睡熟竊歸發翁益笑其狂顛之又至仍要化元寶翁曰適已與汝何故復來僧曰可惜兩個元寶幾明了眼就不見了翁言下忽悟遂棄家隨遊後竟得道莫知所終

魏文侯見段干木力倦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不肯祿之不受今汝官居相位祿食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璜無以應

唐李存勗與朱溫戰河上破梁夾寨時當隆暑及即位患宮中熱遣王允平別營避暑樓郭崇韜諫曰願陛下勿忘創業之難一如河上則可使溽暑變為清涼矣莊宗瞿然遂止允平之役

衡山希遷大師有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又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僧大悟

白樂天將卜居因作詩云莫嫌地窄園亭小莫厭家貧活計微大有高門空鎖宅主人到老不曾歸

史彌遠卒久一日白晝現形作詩引咎朗吟云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讐抵死分

賈似道建多寶閣廣羅古器日一登玩有老僧詣門借觀觀畢拜謝賈曰不以與汝何謝之有僧曰君與我同此一觀我觀老與藏者何異閽者大服

猶得仰視艾人而罵曰是何等艸人輒敢居我上艾人俯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紛然不已門人顧務而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閒氣耶乃一笑而罷

明成化初邢宥爲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立清丈法或投詩諷之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邢爲廢法

何文淵守溫州有兄弟惑婦言而爭訟者何詢知其情判云祗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飛兄弟悔服

宋太祖嘗後苑彈雀一臣叩殿稱有急事及出見奏乃常事詰曰此事何急對曰假急於彈雀上怒以斧柄撞墮其齒臣伏地

取置懷中。上曰、汝將此齒詒我耶、對曰臣則何敢自有史官書
之耳上怒解賜金帶慰勞而去

張芸叟屢經遷謫怏怏不樂嘗內集詠物賦詩其少女分得蠟
燭題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芸叟悟遂釋躁進之意因
自號為浮丘居士

袁了凡好談地理嘗訪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聞此地有好風
水對曰、小人生長於斯已三十年矣但見帶紗帽者來尋地不
見帶紗帽者來上坟公恍然大悟

白樂天有云、親故歡娛童僕飽始知官爵為他人予謂豈惟官
爵凡多積而不善為我用者徒為他人遺孽於己惟招怨報耳

明有富翁積金鉅萬愛惜秋毫及病革命取巨鏹手摸注視太息曰美哉阿堵奈何欲棄此去乎余聞而笑曰何不令與白骨同葬

明尚書劉南桓請老家居有直指使以飲食苛求屬吏有司患之公曰此我門生當曉諭之俟其來留款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務家常便飯能對食乎使不敢辭自朝過午連進苦茗使飢甚比食至惟脫粟飯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使已過飽少頃佳餚美醞羅列盈前不復下箸公強之對曰飽甚不能矣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飢則易為食飽則難為味時勢使然耳使喻其諷已後不復以盤飧責人

更齋三警

事者閑之反也人若有事則此身便不安閑隨爾風雨疾病不得不奔馳料理苟能上無公遣下無私負和羹淡菜勝似珍饈曲肱安寢養如高枕古云富則多事又云無事爲福淡有味乎斯言以此一警則有事可化爲無事而况本無所事何幸如之

病者健之反也人若有病則此軀怎能康健隨爾飲食起居不由不呼號困頓苟能四體康強五官並適步履優悠可當車馬舉止便利無異神仙古云愁能致病又云病足傷生深有會於斯言以此一警則有病可幾於無病而况實無大病何樂如之

死者生之反也人若至死則此心更不由我做主隨爾妻孥田

宅錦花世界不怕不盡行拋撇苟能色空空色水月鏡花塵緣不擾紛破迷關愛根盡滌掃除障礙古云臨爾宜情濃歸時帶不來由你生趣重死時將不去深有悟乎斯言以此一警則貪嗔漸斷煩惱咸除究既可解恩亦自釋自然忿爭遠息情慾頓消不求生而轉可生常憶死而反不死何快如之

嗟乎予年已屆知非矣世上應無百歲人晝已十去其五人生七十古來稀不且三逾其三昔人云來日漸少去日甚多此之謂矣況予性傲侈未免好大喜功一生多事更兼所遇多迍迫滯不能擺脫所以本無所事而心事偏多實無大病而心病轉劇不知有限光陰有幾虛擲無端愁精奚用斜參

急急回頭日爲三警聖人云能避取警乎雖不敏請事斯語

乃作三警以自解曰君子有三畏予既非其時曾氏有三省予又無其忠予今設三警更爲自爲計不以此動人非以此諷世少者壯者不可聞進者鋭者莫足喻然則予將何說乎

亦曰聊以安其遇因附錄以質諸善達觀者

遣愁集卷十一

一集吐氣

理直氣壯情真詞當繫鑿而談侃侃而言聞之首肯聆之醉心凌風擲地玉振金聲集吐氣

漢哀帝時鄭崇為尚書好直諫貴戚惡之上詰之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絕主上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唐段文昌負才傲俗落魄荆湘間江陵街市有大宅一所傷流渠高嚴壯麗文昌乃濯足渠上自言我若作江陵節度當買此以居聞者咸笑之後果鎮荆南遂買其宅

齊武帝時周龍盤為散騎常侍頭貂冠見上上戲曰戴貂蟬冠

何如着莞伞答曰此鄒冠實從莞伞中來耳上深然之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饑者有人蒙袂接屨貿貿然來敖左手捧食右手執飲曰嗟來食其人揚目而視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敖隨而謝之終不食而死

漢惠帝無嗣大臣迎立代王至渭橋上羣符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始即位太尉周勃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何用間爲勃乃氣沮是夕即拜昌爲衛將軍

漢龔遂爲渤海太守單車獨行至府勸課農桑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路見有帶劍持刀者即呼諭之曰汝等皆我良民何爲帶牛佩犢

漢趙充國年已七十餘先零諸羌叛宣帝問誰可將對曰無踰老臣復問度羌何如當用幾人答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及至設立屯田誘羌降服乃振旅而還

曹操以孫劉和好欲遣使說降周瑜以離間之蔣幹自請與瑜有舊請行瑜知其來意乃盛陳兵衛會集將佐大開營門始延之入復設宴款待酒酣謂幹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言為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復生能移其志乎言畢大笑幹竟不能進一語

魏使邢貞拜孫權為吳王吳使趙咨入謝丕問吳王學乎咨曰吳王志存經畧不效書生尋章摘句又問如大夫者幾人咨曰

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孫皓降晉賜爵歸命侯設御宴待之賈充謂曰聞君在江南鑿人眼珠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篡其位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與武帝皆默然踧愧

郭默殺劉胤王導以默驍勇難制命為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而起曰默殺方州即為方州若害宰相即為宰相乎導以書答侃謂包容含忍所謂遵養時晦侃大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即起兵斬之

趙王石勒問徐光曰朕方古何主對曰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朕遇漢高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與並

驅爭先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

初何尚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其不能固志旣而詔起果出視事後沈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欲復用遣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大慙

魏并州太守韋孝寬守玉璧高歡悉衆圍之孝寬隨機應變以拒之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自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歡智勇俱困遂解去

周楊素多才藝有大志命爲詔書下筆立就詞義兼美周主曰

勉之勿憂不富貴也素日臣本無心求富貴但恐富貴來逼人耳

李世民伐王世充世充隔水謂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下何也世民應曰四海咸仰威風惟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和也至暮卒擒之

唐太宗時畿內有蝗上掇數枚祝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是絕民之生寧食我之肺腸遂吞之蝗果不爲災

唐李晟擊朱泚斬之收復京城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園陵鐘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見之泣下曰天生李晟

為社稷非爲朕也

昔王敬事一委張承業一日王須錢賜伶人承業靳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子繼岌爲承業舞指錢欲賜之承業曰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不敢以爲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之何用僕爲王怒索劒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托之重誓爲國家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夫人聞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其過承業不從夫人復遣人謝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亦不受但稱唐官終身

宋眞宗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爲最先（其爲治第一者）一夕帝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引燭焚詔謂中使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事遂寢又問沆卿何故獨無密奏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奏人有密奏者非讒即佞臣甚惡之豈可效尤上深然之

宋張詠卒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萬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之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懸丁氏門以謝謂上歎其忠卒不能從

宋范仲淹敎尚風節晏殊薦爲秘書校理時劉太后臨朝仁宗帥百官朝見仲淹上疏言天子無不可與臣僚同列北面

殊聞之大懼詰以狂率仲淹曰辱公之薦每懼不能稱職爲知己羞不意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

宋王曾執政進退人才莫有知者范仲淹謂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器德獨少此耳曾曰恩欲歸己怨將誰歸耶仲淹深服之

宋趙抃爲中丞舉吳中復爲御史未識其面或問之答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耶彈劾不避權貴時稱鐵面御史

司馬光將改熙豐之法范純仁曰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當熟講而徐行之願公虛心以延衆論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

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

遼使耶律禾昌來聘蘇軾館之與之入覲見文彥博於殿外御立改容曰此非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鍊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禾昌拱手曰眞天下異人也

宋徽宗數微行秘書正曾輔上疏切諫帝令赴都堂審問余深責之曰汝乃小官何敢違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其愛君之心一也深不能答卒編管於郴州

韓世忠圍淮揚金兵救之世忠遣人語曰爺表驄馬立陣前者

韓相公也及敵至連殺其二帥遂引去

曾開晏敦復尹焞及李綱等連章諫和議不聽胡銓抗疏謂王倫本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附會秦檜孫近伴食中書贊成和議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地書上連貶竄陳剛中啓書致賀吳師右錄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人謂膽菴抗疏可與日月爭光爲中興奏疏第一

張浚使李顯忠郎師伐金復靈璧及宿州捷聞高宗手書曰近得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邵宏淵日報許與關西將軍

宋御史中丞黃治嘗言予有五不欺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側

迂秀頭

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

甄琛好弈棊通宵不寐嘗令老奴持燭旁立睡則加楚奴曰郎君辭父母至京師若爲勤夜讀書受罰不辭今以奕故橫加杖責不大非理乎心實不甘也琛慙爲之改節

唐裴度爲東都留守辟皇甫湜爲判官修福先寺將立碑使人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乃請斗酒縱飲極酣援筆立就度償數曰不羈之才也

張邪彥官至太宰父嘗爲銀工或以爲誚邪彥羞之歸以告母母曰宰相家出銀工良足爲愧銀工家出宰相乃是美事何足爲恥

朱溫篡位之日。與宗族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視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不知朝廷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尚何以博爲。溫愕然。

明天淵鬚長數尺。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改名來復。見心而其鬚如故。太祖定天下。召至。怪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爲僧。吾亦任汝。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上深以爲然。

南京歷代皇帝廟。每年一祀。各位前皆一爵。惟獻漢高以三爵。蓋因廟初成時。太祖臨祭。禮畢。復至漢高神位前笑語曰。劉君

今日廟中諸公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君不階寸土手提三尺致身天子比諸公尤爲難事可共多飲二爵迄爲定例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孛术魯翀時爲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有慙色

宋王曾自青州發解及南省 廷試皆首選劉子儀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曾正色曰平生之志豈在温飽

晉王述轉尚書令得詔便拜其子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

堪耶子曰何爲不堪但克謙爲美事耳遂曰旣謂堪之何須復讓

靖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却之城中乏薪毀屋以炊王知其困[illegible]人招之清對使言殿下至京但以片紙召清清不敢不至今爲[illegible][illegible]守[illegible][illegible]其敢棄命失職乎王悅其說命緩其攻

駙馬都尉梅殷尚高后長公主鎮守淮安燕王來假道乃割使者[illegible]鼻[illegible]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殿下言君父之恩義不可違及葬命日大慟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主[illegible]血爲書招之殷至王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稱死宜稱[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上意指使牽衣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部官其二子

遣愁集卷十一

一集羞澀

一於法不合於理不宜言者扭揑聽者忸怩姑作解嘲聊且支吾自覺無顏勉强吹吹集羞澀

蜀簡州刺史安重伯性貪賄州民有油客鄧姓者家貲鉅萬以善奕名伯因召與對敵却令侍立每落一子俾即退站牖下俟已算定乃使之進終日不下十數子復不與飲食鄧既立倦且飢甚不堪連日被召殊以爲苦或曰彼意不在棋何不獻賂以求免鄧不得已從之托人餽以千金乃獲止

唐肅宗殺建寧王倓李泌引武后事以諷諫謂武后有四子長

日弘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懼乃作黃臺瓜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少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毋再摘上聞之愕然

史記漢王父太公爲項羽所得乃以高俎置其上使人告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應曰吾與若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設欲烹爾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果欲烹之項伯諫曰吾聞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名不如捨之乃得免

康百可云有一士人性極貪鄙取人不遺錙銖而已之所有分毫不捨或譏其吝答云一介不與聖人之道也或云然則一介

不取君以爲何如答云此則願學而未能也或笑曰若爾君只好學得半邊聖人

一天下如此輩儘多想俱學得半邊聖人大率皆奉教此士人耳

洪武三年元主殂李文忠捷報至適百官方朝見遂相率稱賀劉炳亦在內上曰爾本元臣今日之舉爾不當賀炳慙謝

高祖是有人心語情理俱是但既肯臣事二君想亦未必打算到此况身已在列賀固不可不賀又不敢所以做此等人最難

明靖難兵至京曹國公李景隆開門放入後以犯法且得譏云

十八子當有天下上令執詣獄論死景隆見上大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得有今日上折之曰幸是朕來若他人至汝亦開門延之耶景隆語塞

漢高帝卽位冊后立子而不封及太公一日來朝太公乃擁篲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曰帝爲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乃尊爲太上皇

漢霍光迎立宣帝冊后皆擬光女上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旨爲立許婕妤會許氏病娠光妻顯欲貴其少女成君乃使女醫淳于衍投以毒藥遂崩光心知之猶豫不忍發

唐太宗見太白晝見問太史李淳風對曰唐三世後女主武王

代有天下上以將軍李君羨小字五娘官稱封邑皆合武字乃
黜爲華州刺史尋殺之以應讖記復以問淳風對曰天數已定
不可妄戮無辜今聽其自然則其人已老或者尚埀其回心倘
誅求無已縱或得之若天更生少年此事反爲難制上默然
唐高宗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出
宮女武氏爲尼上詣寺行香見而泣因納入後宮爲昭儀昭儀
潛扼殺女以誣王皇后上由是有廢立意恐大臣不從乃與武
氏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爲朝散大夫
復賜金寶繒帛十車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之無忌故對以他
語上不悅而罷明日召入內殿謂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爲后何

如褚遂良曰皇后名家子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明日又言對曰陛下必欲易后請妙選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將謂陛下爲何如主上大怒無語又明日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便欲易婦况天子乎上以問李世勣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於是遂決廢王皇后而立武后

賈似道以去要君度宗拜留江萬里曰自古無此君臣禮似道曰微公幾爲千古罪人然心益忌之萬里恐其中傷遂力求去

史嵩之以父喪去位特詔起復之太學生黄愷伯等上書切諫

不報時范鍾領相事惡諸生言事諷京兆尹趙與籌驅逐遊士諸生聞之乃作捲堂文以辭宣聖遂行嵩之自知公論不容始上疏乞終喪制

唐李孝本二女姿容極麗沒配右軍文宗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疏諫上曰朕憐其孤露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遽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乃祖矣

宋真宗深以澶淵之盟爲辱王欽若請封禪以誇示外國帝恐王旦不從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自古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謾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意遂決即日召旦飲甚歡且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

及發封皆美珠也旦悟上意且感其恩寵勉從之上乃謂羣臣曰夜半忽有神臣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有黃帛曳鴟尾上蓋所降書也因步至承天門遣內臣升屋奉以下旦等跪進帝再拜受之盛以金匱王欽若率羣臣以祥瑞稱賀

宋王欽若爲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而陳彭年劉承珪林特等三人附和之時人號爲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又以上遇之厚逡巡不忍因追思李沆之言服其先識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

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上疏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

之策陛下有愛民之心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見之大怒揖之

至於手顫乃自草制極其詆訶遂罷

晉衛瓘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㪅日佯醉跪晉主牀前日臣有所啓上日公有何言瓘欲語而止者三因以手指牀日此座可惜晉主意悟謬曰公真大醉耶瓘於是不復有言

大家說不出

曹元寵善算術謫陳廣漢設食甚薄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曹以筯算日俎上蒸豚廚中荔枝云何不設以待客廣漢大驚無語

梁成大賊害忠良李知孝貪殘讒佞並爲史彌遠羽翼然李心藹詆梁嘗歎日所不堪者他日當與成大同傳耳

唐懿宗時士大夫深嫉宦官有事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推官葉琛嘗與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旣而及第遇之於塗因與馬上相揖遂謗議喧騰竟至終身沉廢

五代李崧曰宜得重臣鎭太原非石敬瑭不可晉祖深德之謝曰爲浮圖者必合其尖蓋欲其始終成巳也

宋王旦臨終屬寇準自代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對曰他人臣所不知也復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遺令諸子削髮披緇以斂楊億以爲不可乃止議者以其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

明泰昌登極甫匝月忽抱病頭目眩暈四肢軟弱不能動履太

醫李可灼進紅丸服之遂崩皇太子曾賜銀五十兩二表裏御史王安舜特參其用藥忽悞之罪有旨李可灼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子愛君之意姑從寛典罰俸一年

郭筌狹中詭僻登進士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繇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叩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道光時吳中某官之妻某氏與兵道某通訂其舟中相會因寄詩與約有爲儕貴客勞心亂欲萌仙郎恍影遊之句一時傳笑